

# 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解读《如此苍白的心》 的“秘密”主题<sup>①</sup>

赵羚洁



**摘要:**《如此苍白的心》是西班牙当代作家哈维尔·马利亚斯的一部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对于发生在40年前的特蕾莎自杀之谜的揭秘过程。吸引读者的不仅是对特蕾莎自杀之谜的探索,更重要的是作者表达出的深深扎根于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中的不安和焦虑情绪。在功利为主、自我意识高涨的后现代社会环境下,不确定性充斥在个人认知的各个层面。本文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从个人身份的确立、个人与他人关系、个人与历史三个层面解读分析小说的核心主题:秘密。在后现代主义大潮冲击下,个体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产生怀疑;人际关系变得微妙和不确定;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深刻变化,对历史意义的消解随之产生。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主题;秘密

##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 of Secret of *Corazón tan blanc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ism ZHAO Lingjie

**Abstract:** *Corazón tan blanco* is a novel with postmodernism by contemporary Spanish writer Javier Marías, which tells the protagonist's process of uncovering the mystery of Teresa's suicide that happened 40 years ago. What attracts readers is not onl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ystery of Teresa's suicide, but also the anxiety expressed by the author deeply rooted in the highly developed economic society. In the post-modern social environment where utilitarianism is the main factor and self-awareness is high, uncertainty is rife at all levels of personal 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ism, the article interprets and analyzes the core theme of the novel: secret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personal ident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

<sup>①</sup> 本文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2020年校级科研一般项目“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解读《如此苍白的心》的核心主题——秘密”(项目编号:N2020007)的研究成果。

the individual and others, and the individual and histor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tide of postmodernism, individuals have doubts about their cognition of self-identi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have become subtle and uncertai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has followed.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theme; secret

《如此苍白的心》是西班牙当代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最著名的一部小说,也是一部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小说以主人公胡安的婚姻为主线,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讲述了主人公对于发生在40年前的特蕾莎自杀之谜的揭秘过程。在这个核心秘密之外,小说还构建了几个与胡安的家族秘密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秘密和故事,在时间上将过去、现在、未来互相投射,并通过意识流的手法,不断加入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使小说在离题和点题之间循环往复,更加突出了小说的主题。吸引读者的不仅仅是表面上对特蕾莎自杀之谜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叙述者在其中的反思,当我们分析这些反思的时候,会发现作者表达出了深深扎根于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中的不安和焦虑情绪。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后现代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其丰富,但现代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却并没有收获安全感。在功利为主、自我意识高涨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自我的认知、对于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除了对于现实的焦虑,小说还反映了后现代背景下人们对于历史和过去的态度。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2014)曾说:毁掉过去,或者说,毁掉那些与前代人的个人经历相联系的社会机制,是20世纪后期最典型和最使人担忧的现象之一。本文将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从个人身份的确立、个人与他人关系、个人与历史三个层面解读分析小说的主题——秘密。

## 1. 自我身份的确立

后现代语境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甚至催生出了一种纳西索斯式的自恋心理。这在文学中的一个表现是:小说主人公凭借自己的文化资本自认为凌驾于其他人物之上,当他将一些自己鄙夷的社会人物纳入自己严格的目光之下审视时,这种虚荣的自恋心态会更加膨胀。《如此苍白的心》的主人公胡安就是这样的人物,当他在描述自己的翻译工作时,他认为自己高于世界上的最高领导人——在他眼里这些人可笑滑稽,时刻期待翻译员来翻译他们不懂的内容,也认为当自己作为口译人员的时候,高于自己的笔译同行。这种自负的心理是胡安大胆欺骗英国、西班牙两国领导人,操控他们对话的动因之一。一方面,自视甚高的胡安对自己不能在这场高层对话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感到有些失望,另一方面,他觉得译员是最有权利和能力介入当事人对话中来的,他们可以利用语言来操控他们的对话,省略或是调整某些内容,尤其当他篡改内容,背叛当事人的

时候,译员这种控制场合的角色将会更加突出。

与此同时,路易莎的不干预态度纵容了他的行为,她成了他背叛自己职责、背叛两国领导人的“同谋”,与胡安之间达成了一个要保持沉默的默契约定。这种通过译员介入来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在小说最后一章再次出现:路易莎利用自己外交官般的语言技巧,迫使兰斯讲出了过去的一切,而胡安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个孩子一样,听到了这场对话。可以说,由于路易莎的出现,也就是新的关系的出现,胡安的自我身份变得不再那么确定,自恋的心理将不再占主导地位。他对于自我的认知,对于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小说最后产生新的变化,小说展示的其实是主人公建立自我身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两个变化:一是结束了自己的单身状态,对婚姻关系的持续思考是胡安心理变化的重要线索;二是知晓了父亲的秘密,儿子对于自己父亲的不了解是这部小说中很突出的一个现象。父亲往往是儿子的榜样,影响着儿子的自我认同和对世界的看法。因为父亲的秘密是与婚姻相关的,所以这两个变化在本质上是相关的。

从恋爱到婚姻,胡安与路易莎的关系水到渠成,但是对于新婚,男人与女人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当路易莎积极为两人的爱巢做布置的时候,他却感到一种隐隐的担忧,对于刚刚结婚的胡安来说,婚姻像是一个消极意义的决定,像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共同的生活不仅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还会擦除掉他的身份,因为缔结婚姻实际上是一种压抑旧我、摒弃旧爱的证明,他不得不把称谓从“我”变成“我们”。结婚使他有一种“一切到了尽头的感觉”,这种到达尽头的感觉意味着离开了自我,离开了自由,两人别无选择地共享一切。也意味着过去和将来都被抹去了,抽象的、未被决定的、充满可能性的未来消失了。在胡安看来,一个人的身份往往取决于那些未被决定的可能性,那些未知数,一如他在结婚前一天的感慨:从明天起,将不会再有小小的未知数,尽管过去将近一年以来它们都充斥着我的生活,让我们在空等与模糊的未知之中以最好的方式度过时光。然而婚姻就这样抹去了他的身份,所以胡安用了“致命的疾病”“剧烈的变化”“让人无法呼吸”“终点”“歼灭”等这样与死亡相关的词汇来形容婚姻。

在小说最后,他决定减少出差,因为每次出差回来,家里的新变化都使他感到陌生,他越刻意回避对新生活的参与,新生活就越不留情地吞噬他自己的独立性,所以他想承担起经营婚姻的责任,与路易莎共同建设婚姻这座大楼设计未来,他不再害怕“我们”这种称谓,因为路易莎使他意识到,“我们只是改变了身份状态,而这个改变目前并不严重,也可以估量”。婚姻中的秘密有时使他们分离,但更多的是使他们形成一个联盟,在听到家族的秘密后,他们将达成新的协议,将一起保持沉默或者遗忘。虽然他再也不能以孩童的身份来保持单纯和自我,但由于路易莎的作用,他担心的过去已经变得不那么有威胁性了,虽然过去的秘密将他的生命与一桩罪行紧密联系起来,使他自恋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但与婚姻的和解使他在家庭中找到自我,也找到自己的支持者。

胡安与自己婚姻的和解发生在小说最后一章:当他听完父亲揭晓的秘密后,他的不适感平息下来,对未来的预感也不再那么可怕。与此同时,他与自己的父亲也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他与兰斯并没有矛盾,然而他的生活中却时时刻刻受到兰斯的影

响,他继承了兰斯的外貌特征;他的中产阶级身份与兰斯的财富有关;他的新家充满了兰斯的元素;他听从兰斯给出的忠告。似乎兰斯长时间以来保持年轻的状态就是为了给胡安打点一切,他把秘密保守四十多年也是为了保护想要像孩子一样无辜的胡安。一直都“无意探究事实”的主人公,在自己的家庭中,从一开始就放弃自己的角色,心甘情愿处在未知的位置,不去探究秘密,也就不去承担秘密的后果。然而随着路易莎的介入,兰斯最终讲出了自己婚姻的秘密,从此,胡安眼中的兰斯终于不再是那个优雅甚至完美的父亲了,对过去的回忆使他和一个普通老人一样了,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也没有什么要保护的,路易莎将替代他成为胡安家庭中的主导者,而胡安的身份将摆脱兰斯的烙印。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像兰斯,他甚至想让自己的胡子再长长一些,这是一种迟到的“叛逆”,也是一个儿子自我身份确立的过程。围绕在父亲身上的秘密使胡安最初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不确定的心理,而当这些秘密被解开后,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罪犯的儿子而怀疑自我,父亲与过去和解,他与父亲“和解”。小说有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胡安”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在之前的章节里,我们只知道他是叙述者,是兰斯的儿子。这种设置体现了后现代小说的一个特色,叙述者虽然在讲述自己的事情,但倾向于与叙述对象保持距离,采用一种冷漠的旁观者的视角,仿佛在讲述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到最后,胡安这个人物才获得姓名也是其愿意接受这个属于自己的故事的象征,这也是知道真相对他来说不再具有威胁性的原因之一。

## 2. 悲观主导下的人际关系

后现代的小说家们在写作时更多地表现生存的虚妄与人生的虚无,这类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表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确定的社会关系不同,它们表达的是对传统权威确立的规范、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的反叛或背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不确定。

《如此苍白的心》通过主线故事以及一些表面上离题的分支故事描绘了一个由悲观和疑虑所主导的世界。哈维尔·佛尔尼丝(2003)认为,造成这种悲观和疑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主人公身边与他密切相关的人引起了他的不信任感。对于追求个人自由的胡安来说,“他人即是地狱”。第二,社会条件产生的习惯、义务和束缚造成了这种不安和忧虑。社会条件包括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所属的社会等级和社会群体等。

胡安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不信任主导的,我们很难知道那些围着我们的人的真正目的。“一个人永远都无法确定别人的作为;没有人可以信任”。这种对彼此的未知会使我们处于危险之中,尤其糟糕的是,危险会出现在我们最私人最亲密的关系里,我们以为最亲密的关系空间是我们对抗外部世界的避风港,期待它为我们提供安全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任何一种情感的纽带或者结合——不管是友谊、婚姻还是家庭,都不能构成一个安全的港湾。在哈瓦那,偷情的吉列尔莫向米丽娅姆提出了谋杀他妻子的计划。胡安也在他最亲近的圈子里感受到了类似的危险。妻子路易莎可能对自己

隐瞒了一些事情,甚至可能背叛过自己,与自己同床异梦。伴侣可能并不像表面一样可靠,没有任何一座婚姻的围城是坚不可摧的;小古斯塔尔多易,他童年的朋友,很有可能与路易莎有暧昧关系,从而成为他婚姻中的威胁,同时,这个人深受兰斯的喜爱,会跟他争夺父亲的好感,胡安因此感慨,“谁没有过猜疑,谁没有怀疑过他最好的朋友,谁没有见识过背叛和童年的告密”。而最令他痛苦的是他的父亲兰斯,他是个和蔼可亲、优雅得体又热情慷慨的人,却也是利用自己的专业谋取私利的人,更严重的是,他是为了与特蕾莎在一起谋杀了自己第一个妻子的人。与我们最亲近的人,往往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人,我们或许熟知家人的生活方式、性格面貌,但是对于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层本质和骇人经历,我们往往一无所知,表面平静璀璨的海水,在更加深入的海底波动诡谲,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父亲是胡安最亲近的人,但也是给他带来最重的危机感的人,未知带来的是被排除在外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意味着生存的危机感。

这种危险不仅出现在我们最亲近最信任的人身上,同样发生在那些最私密的地点和时刻,那些是我们最信任的地方或时刻,例如卧室和睡梦。杜肯国王是在睡梦中被麦克白杀害的;兰斯是在妻子熟睡的时候杀了她;吉列尔莫和米丽娅姆在房间里谋划杀害妻子的阴谋。当英国首相被迫下台的时候,她遗憾自己被她最亲近的同僚所背叛,所以,她给在场的人提出忠告“千万不要沉睡,那些安全的岁月邀请我们在其中高枕,我们习惯于平安无事,有一刹那我在其中入眠,而现在您看到我身上所发生的事了”。

### 3. 对历史的“遗忘”和消解

#### 3.1 “遗忘”的意义

在后现代大潮的冲击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现代过度强调个人的作用所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个体被从一个庞大、综合的历史和社会网络或系统中分离出来,致使其更容易抹杀自己的过去,走上背离传统的道路。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与繁荣,人们渐渐意识到以往深信不疑的有关历史的说法只不过是众多说法中的一种,从这一观点出发,任何人都有权利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发表见解、提出质疑,历史将不再是单一封闭的结构,所以许多后现代小说中都有反历史的特征,它们或者不谈论历史,或者将对历史的讲述浓缩在日常化的叙述中,然而这种叙述主要不是为了反思,而更多的是追求对历史的消解。

围绕秘密,小说主人公最鲜明的态度是隐藏真相,拒绝知晓真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秘密代表着过去,代表着父辈人的历史,探究这样的秘密意味着回顾历史,承认过去,也就意味着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让历史依然在今天发挥影响,而这是后现代主体不希望的,他们对过去和历史不感兴趣,采取冷漠甚至遗忘的态度。虽然并没有直接谈到社会历史背景,但小说中部分细节还是透露了小说故事涉及的时代,小说将历史融进了自己的虚构里。在1991年,已是古稀之年的兰斯不仅经历了西班牙内战、战后

独裁,也经历了民主的过渡,从他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西班牙近代历史的一部分。胡安的童年是在佛朗哥时期的马德里度过的,然而他对这段历史的遗忘多于记忆,不仅仅是因为他当时年幼,更主要的是出于主动地遗忘,因为他的父亲在内战后是胜利的一方,而且是佛朗哥统治时期的既得利益者,在此期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小说可以说是从战胜者的视角讲述的。

兰斯的财富得益于佛朗哥时期的机构腐败,他退休前曾是普拉多美术馆的专业鉴赏人员。凭借自己的能力,他同时是好几家美国博物馆、基金会和私人收藏家的顾问,“他越来越有钱,不仅靠他的佣金和在普拉多美术馆的专家薪水,也得益于他的贪腐舞弊,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在买卖双方立场间切换,代表卖方利益而不能让买方知道,因为通常都是买方聘请鉴定专家的”。兰斯致富的第二种方式便是“提供意见并指导伪造者,让此人的仿冒作品尽可能地达到完美的境界”,而当他的伪造者朋友被逮捕后,不久便被释放,这是因为:“毫无疑问,我的父亲从他普拉多美术馆的办公室里打了几通电话给几位在佛朗哥死后仍然拥有影响力的人士”。兰斯的这些私人关系不仅证明了佛朗哥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也反映了政治机构对腐败的漠视,这种漠视继承自独裁时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兰斯是佛朗哥时期甚至也是民主过渡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他的大笔财富将会成为胡安继承的遗产,前提条件是胡安对这些金钱的来源保持沉默,对他来说,不知道父亲财富的秘密是一种保障,而当他已经知道了后,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沉默,甚至忘记过去,只有这样他才能没有愧疚感地接受这笔财富。因此,胡安避免知道过去,避免回忆过去,甚至用一种遗忘的精神,以一种孩童的目光看待过去:像孩子们一样,这些男人和女人们相信,世界是从他们出生开始的,他们从不询问在他们踩踏的土地上是否之前就有过足迹。

在胡安看来,金钱可以改变别人的行为和决定的能力使他获得安慰感,成为他隔绝过去的原因和手段。主人公利用钱消除了具有过去意味的痕迹,而金钱与时间的关系还不止这一点。“一个人呈现的年纪和外表,可以取决于任何他感兴趣的人和自己拥有的金钱”。胡安少年时代暗恋的文具店女孩已经变得不再年轻漂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只是远远地爱恋却没有与她交往,没法给予她比现在好很多的生活;兰斯的年轻光彩也与此有关,他不仅有钱,而且要守护自己金钱的秘密,以及自己婚姻的秘密,在他讨人喜欢的外表下,有他在古巴犯下的杀人罪行,也有他在本国不正义的敛财行为。多年来对秘密的沉默使他觉得有些事已经遥远到似乎不曾发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忘记了自己的过错。如果他能隐瞒这些往事,他就能保持年轻,如果他能保持年轻,胡安就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孩子角色,所以两人心照不宣地有一个要保持沉默的约定。

### 3.2 在叙述中“遗忘”

对于年轻一代的胡安来说,过去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值得记忆的,要避免这种记忆,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不讲述,不讲述就可以不知道,在主人公坚持自己的孩

子角色的时候,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他拒绝知道,忽视过去。然而从小说的第一句话开始我们就知道他知道了事实,小说是在他已知过去的基础上叙述的,因此他遗忘过去的心愿只能通过第二种方式,也就是采取合适的叙述方式来弱化过去。后现代小说家们不否认历史的存在,又主张没有可以直接接触这个真实世界的途径,唯一可用的只是讲述这个世界的各类话语和话语结构。第一个途径是我们在第二节提到的不确定性,他要面对过去已经是一个他并不熟悉而且也无法再进入的过去,所以他只能依靠着不确定的记忆去叙述过去,这可以使他淡化历史的沉重色彩。第二个途径是在叙述中不断地离题,插入一些与主线并不直接相关的新故事以及自己一些随意的思考,这些离题的故事和漫无目的的思考使过去发生的事情变得越来越中性。例如,我们在小说最后会发现,兰斯的故事与之前吉列尔莫和米丽娅姆的故事其实是平行的,在已经听说过吉列尔莫的预谋后,兰斯谋杀妻子的揭秘变得不让人那么震惊,过去的重量被主人公有意识地减轻了。

主人公在纽约的经历是一处弱化社会历史背景的离题设置。这个故事既没有发生在马德里,又没有发生在自己的家庭关系中,但处处体现了主人公对历史和过去的思考。当贝尔塔和比尔约会结束后,在外游荡了几个小时的胡安回到住所,第一件事便是取出自己在外购买的东,把塑料袋扔进垃圾桶,为了“加速忘记我曾经旅行过,让平静重回生活”。除了强迫自己加速忘记过去,主人公还喜欢模糊记忆,让记忆变得模糊,不可分辨,它便不再具有说服力,不再具有威胁性,所以胡安认为录像带是个可恨的发明,因为“杜绝了自欺和将事物以不同于事实的方式描述出来的可能性。”

当我们把主人公的经历放大到西班牙的历史中去,就会发现这种遗忘并不只是个人选择,或者只是战胜方的选择,它是西班牙现代史的一个选择,所有历史选择都有它的意义。虽然主人公与作者同为翻译,出生年份也较为接近,但《如此苍白的心》并不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但它也不是一部纯粹虚构的小说,是一部融合了真实和虚构的后现代小说。作者并没有直接谈及历史,但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对历史的文学化表达。我们无法避免历史被讲述,但我们可以把握历史被讲述的方式。小说成书于1991年,因此主人公胡安代表的是在西班牙民主过渡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弗朗哥死后,他的部长和国王成为新的民主的代言人,他们制定了新的宪法,推动政党合法化,实施大赦,使得没有人因为过去的罪行被继续追究。年轻一代在这样的背景中成长,仍然在适应和认识自己的国家,就像胡安每次出差归来他都需要对自己的家重新适应一样,这里的家与国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胡安的家里有兰斯的设计,有兰斯想要维持的旧秩序,就像这个国家也保留着过去的痕迹一样,不管是胡安还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在努力与过去的痕迹和解。

小说将主人公设定为一名翻译并不是偶然的,作为翻译人员,胡安经常在外国工作,但在小说最后,他决定更换工作,减少出差,更多地留在马德里,在某种程度上,他象征着那些在远离了自己的国家后又重归故土的文化知识分子,他们以一种更加全面的眼光审视着这个国家,选择与历史和解,使过去变得就像一部文学作品,其中的故事变

得宽容和可接受。在后现代的理论框架中,历史不存在唯一性和确定性。遗忘使历史变得中性,当那些羞愧的、不正义的时代真正远去,人们才能更好地拥抱未来,这是后现代群体的历史观和历史选择,虽然小说的视角是战胜者的视角,但作者的态度是中性的,并无意批判,而只是以文学的形式将历史呈现出来,以此消解了历史。

#### 4. 结 语

《如此苍白的心》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作者巧妙的文学构思和高超的创作技巧,也得益于作者赋予了作品引人深思的思想主题和内涵。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不仅体现在小说的创作手法上,也体现在小说表达的主题上,但并非是对后现代文化特征的僵硬照搬。小说以秘密为切入点,通过人物关系,描述了婚姻中、父子间和社交生活中的秘密,构建了充满“秘密”的平凡生活图景,深刻地展现了后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点。由于各种各样秘密的存在,更由于这些秘密是不可言说或者不可知的,人际关系变得微妙,变得不确定,不仅使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产生怀疑,也会使得他感觉自己身处在一个怀有敌意或是充满威胁的世界。后现代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怀疑和不确定性的世界。

从本质上来说,历史是无法被抹去的,一如主人公一直抗拒知道过去的秘密然而最终却还是要面对它一样,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民族的历史,都是无法回避的。然而,对经历过重大历史创伤的人来说,历史是个沉重的玩笑,如何担负起这个玩笑,是否负担得起,负担起之后又是否会减轻该有的沉重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在后现代大潮的冲击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现代群体对历史不再那么有兴趣。后现代小说表达了这样的历史观,它们不仅质疑着历史,也质疑着历史所能提供的意义,笼罩在历史上的神圣、权威的光环被驱散,其曾经拥有的指导和象征性价值在被抽去,它倾向于被降解为在人的主观意识的驱动下构筑的符号话语体系,人们借助它编制过去的意义,服务于某一特定的目的。在《如此苍白的心》中,“秘密”是一把通向过去的钥匙,叙述者消解秘密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消解历史。小说没有直接讲述历史,但作者在虚构之中加入了真实的西班牙历史背景,对历史进行了文学化的表达,在自己的叙述艺术中消解了历史的意义,表达了后现代群体的历史观。消解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遗忘”。这种“遗忘”并非是真的遗忘,更多的是与历史的和解。

#### 参考文献:

- 哈桑,2015.后现代转向[M].刘象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33-36.  
马利亚斯,2015.如此苍白的心[M].姚青云,蔡耘,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莎士比亚,2009.麦克白[M].朱生豪,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沈石岩,2006.西班牙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21-322.  
曾艳兵,2006.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22.



- ALEXIS G, 2002 Coming into one's own: the nove listic development of Javier Marías [M]. Amsterdam: Ropodi:204-206.
- FRANÇOIS L J, 1993. La Condición Posmoderna[M]. Barcelona: Planeta: 101-102.
- ISABEL C, 2004. El espectro de la herencia; la narrativa de Javier Marías[M]. Amesterdam: Ropodi:36-38.
- MARÍAS J, 1994. El Corazón Tan Blanco[M]. Barcelona: Anagrama.
- ÓSCAR C, 2002. Memoria, olvido e historia en Corazón tan blanco de Javier Marías [J]. Ciberletras: Revista de Crítica Literaria y de Cultura (6) :89-93.

作者简介:

赵羚洁,1992年1月生,河北邯郸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硕士,现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国家文学。